

【台湾】诸葛青云
武侠小说大系

怒马香车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PDG

怒馬香車

〔湘〕新登字 002 号

[247.58]

怒马香车

诸葛青云 著

责任编辑：王 平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湘江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

*

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8 1/32 印张：16.5 插页：4

字数：100 千字 印数：20001—25000

ISBN 7-5404-1113-9

I·895 全套〈上下〉定价：21.50 元

厂址：长沙县高桥镇 邮编：410145

第九章 剑摇星斗动 掌发鬼神愁

杜少恒苦笑道：“不错。”

冬梅娇笑道：“但这些因素，却正是促成你的功力，于不自觉中突飞猛进的主因。”

“听来虽然荒唐，但由于事实的证明，我却不能不相信。”

“车主说，如果换一个方式，或者换一个环境，那除非是大罗金仙，才能于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内，有目前这种成就。”

接着，又抿唇媚笑道：“别人练功，动辄就面壁多少年，受尽千辛万苦，而你却是在女人的怀抱中！成就一身绝代神功，所以我说你呀，是武林中最最幸运的人。”

杜少恒笑问道：“冬梅，这一项不可思议的神功，究竟叫什么名称？”

冬梅娇笑道：“我也是方才才由车主口中获悉，这神功名为‘混元和合神’。”

杜少恒“唔”了一声道：“混元和合，顾名思义，似乎不是一项正宗的武学。”

冬梅白了他一眼道：“武功之于武林中，犹如手中的刀剑，用之于正则正，用之于邪则邪，它的本身有什么正邪之分哩！”

“有道理，但你误解我的意思了。”杜少恒苦笑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我指的是这种练功的方式。”

“这种练功的方式，也不能算罪恶呀！”

“好！我不跟你抬杠，现在说正经的，瑶姑娘跟你说过些什么？”

“车主说过很多，但你别高兴，她目前还没有打算见你。”

“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”他的脸上，充满了失望的神情。

“这个，车主可没说过，但她有很重要的任务要我转告你。”

“啊！那我可以离开这儿了。”

“唔！”她点点头，贴着他的耳朵，嘀咕了好一阵子之后，才正容问道：“你听清楚了吗？”

“听清楚了。”他的脸上，洋溢着一片兴奋的光彩。

“好好记住我的话，我要走了。”

“不多待一会儿？”

“我的行藏已明，再不走，就来不及啦！”她拥住他深深一吻，道：“为你，也为我，你要多多珍重！”

说完，她有点依依不舍地，悄然离去。

冬梅一走，杜少恒却陷入沉思之中。

今天，是他生命史上一个大大的转折点，而且，情况之佳，远超出他平日所希望的成就之外。

也可以说，平常他只有在幻想之中自我陶醉的梦境，居然就要实现了。

多少辛酸！多少屈辱！

这片刻，前尘旧梦，齐涌心头。

回忆既往，甘苦参半，但严格说来，是苦多于甘的。

但憧憬未来，那光明灿烂的远景，似乎在向他含笑招手。

他，含着兴奋的热泪，一下子挺身站起，几乎想要仰天长啸一番。

“表弟，干吗掉眼泪？”像幽灵似地，那位天一门主曹适存，已悄然出现门口。

此刻的曹适存，完全是本来面目，他那张马脸，那双充血的眼睛，加上那一副伪装的笑容，在杜少恒的眼中更显得格外的面目可憎。

因此，他只冷冷地回答了三个字：“我高兴。”

曹适存一面缓步而入，一面笑道：“表弟！冬梅那丫头呢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！”

“大概是溜掉了，这吃里扒外的贱婢！去了也好。”

“门主大人有何见教？”

曹适存迳自拉过一张椅子，在一旁坐了下来，道：“表弟，坐下来，咱们表兄弟俩好好谈谈。”

杜少恒微微一晒，斜倚着床栏坐了下来。

“表弟，这几个月来，我公私都很忙，所以，一直没空来看看你。”曹适存似乎是有话找话说。

“你现在跑来，就是为了要说这一些废话么？”

“不不……当然有正经事。”

“那就干脆一点！”

“是是……”曹适存讪然一笑道：“表弟，最近一段时间中的变化，冬梅那丫头想必已经告诉过你了？”

“唔……”

“你那个不长进的表兄我，现在成了独霸武林的盟主，而你的旧情人，又成了反对我的主要力量，由表面上看来，倒是表弟你，似乎差劲了一点。”

杜少恒心中微震，道：“听你这话意，好像我实际上还并不差劲？”

“一点都不错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因为，只有你才是掌握所谓正邪双方实力消长的关键人物。”

“我还是不懂。”

曹适存道：“表弟，你是真的不懂，还是故意装迷糊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故意装迷糊！”

“那么，请想想看，你所掌握住的那半份藏宝图……”

“哦！原来你说的是这个。”

“是呀——你只要交出那半份藏宝图，不但你我的武功可以更上一层楼，而且还能青春永驻，纵然不能长生不老，至少可以多享受一甲子的美妙人生。”

由于曹适存方才说过他掌握着正邪实力消长的关键，他正担心以为是自己练就“混元和合神”的秘密，已被对方察觉。

当他听完对方的话后，才暗中宽心略放地，长长地哼了一声。

曹适存以为他自己的说词发生了效力，因而又加强语气道：“表弟，人生苦短，青春有限，为什么不好好利用机会，而让那等稀世奇珍，长埋荒山古洞之中哩！”

杜少恒笑问道：“你有诚意和我共享那批稀世奇珍吗？”

“当然有诚意。”

“可是，你教我怎能相信呢？”

“这个……我想，当我告诉你另一项秘密之后，你就会相信的了。”

“唔……我且姑妄听之。”

“恒弟，你我并非中表，实际上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。”

“你真是越说越玄……”

“一点也不玄，你想想看，父亲生前，对我是怎样的态度？还有，像藏宝图和武功秘笈等稀世奇珍，为什么要交一份给我？”

“这理由倒是有点道理，不过，仅凭这一点理由，就要我相信你是我的兄长，似乎还不够充分。”

“那你要怎样才肯相信？”

“我要有人证。”

曹适存苦笑道：“兄弟，你这是强人所难了，像这种事情，本就是极端秘密的，除了当事人之外，不可能有第三者知道，如今，两位当事人，都是墓木已拱，你教我到哪儿去找人证。”

“我娘知道吗？”

“这很难说。”

杜少恒沉思着说道：“你我的母亲，是亲姊妹，如果真如你说，我父亲生前曾与你母亲有过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那么，我娘一定会在平常瞧出一点蛛丝马迹来，你说不是吗？”

“我承认你的话，也有道理，但如今令堂神智不清，决不可能记得那些往事。”

“我看……还是这样吧！表哥，啊！对了，在你我的兄弟关系不曾证实之前，你我还是以表兄弟相称。”

“这一点，我同意。”

“那么，你先还我的母亲和妻子，让我亲自向母亲口中查证过往事之后，咱们再作进一步的商量！”

曹适存毅然点首，说道：“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五天之内，我就将令堂和弟妹，送到这儿来……”

杜少恒截口冷笑道：“送到这儿来，和我一起软禁着？”

“不！”曹适存连忙接道：“从现在起，你已完全自由了，这一座分宫，暂时送给你，而且，对于十二娘，只要你还有胃口，我也可以继续让贤。”

“为什么忽然对我这样好起来？”

“因为，咱们是亲兄弟呀！俗语说得好，打架还是亲兄弟……”

“我要听真正的原因。”

“我说的就是真正的原因呀！”

“别作违心之论，我认为，你必然是遭遇了某种困难，否则，以

往为什么不和我好好商量，而要等到现在。”

“你够精明，”曹适存苦笑道：“是的，不过，那不是困难，而是困扰，是石瑶姑、汤紫云所给我的困扰，说来，那两位都是自己人，当我的事业基础还未稳固时，就自相残杀，是非常不智之举……”

“所以，你才找我商量？”

“是的，只有你跟她们两人的关系，才便于疏通，只要咱们这两股势力一经联合，再加上那藏宝图中的神功绝艺，则江湖上的任何阻碍，都不足道了！”

“我得好如意算盘，可是，你忽略了她们对我，是怀着恨之欲其死的心情而来……”

“错了，表弟，所谓爱之深，恨之切，男女间的爱与恨，有时候是难以划分的，我敢保证，只要你肯委屈一点，向她们赔点小心，是不难化干戈为玉帛，变冤家为亲家的，你说不是吗？”

“……”杜少恒披唇一晒，未接腔。

“表弟，你冷静地，客观地，多想想，就会觉得我的话是不错的。”曹适存站起身来说道：“我不打扰你了，五天之内，我一定将令堂和弟妹送到这儿，也许弟妹还会提前到达。”

“谢谢你！”

“这儿的负责人，我已交代过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这儿的主人，啊！对了……”他探怀取出一个纸卷，递了过去，道：“这是这儿的秘道详图，有了它，这分宫中，你可以自行通行无阻……”

“也可以自由出入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那么，我要求你送佛送到西天，不再找冬梅的麻烦，也让她可以自由来去。”

“行，行”。曹适存连连点头道：“自己兄弟嘛！还有什么话说……”

曹适存显得很兴奋地，由杜少恒的房间中走出，才拐过一条通道，他那满脸的兴奋神色立即冻结住了。

就在他前面丈远处，俏立着一个锦衣玉貌的青衣女郎。

由外表看来，那青衣女郎最多只有十六七岁，尽管在那身青色劲装衬托之下，显得她的身材发育得很完美，但她那张俏脸上，却仍然有着五分以上的稚气。

她的服饰也颇为别致，就在那对男人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丰满的胸脯上，居然绣着一个骷髅头和两根白骨，黑底白图，非常显目，也非常的不调和。

对了，她的手中还持着一面黑色的三角小旗，小旗上也是绣着白色的骷髅头，和两根交叉的白骨。

只见曹适存脸色一整，向那青衣女郎躬身施礼，道：“曹适存见过使者。”

自封为五绝神君的天一门主曹适存，居然对一个稚气未脱的黄毛丫头如此恭驯，如非亲眼看到，说出来，恐怕没人会相信。

那青衣女郎只是微微点首，嫣然一笑道：“门主请跟我来。”

“且慢，我有话向使者请教。”

“好，说吧！”

“请问，太上是几时来的？”

“半个时辰之前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

“对了，方才，门主和杜大侠两人的谈话，太上已经知道，你要小心一点。”

曹适存身躯为之一震，脸色也变成一片苍白，沉思少顷，才苦笑道：“多谢使者提醒，只是，太上是怎知道的呢？”

青衣女郎笑道：“门主忘了太上的‘天视地听’功夫，已臻化境，

一经施展，周围一里之内，即使是飞花落叶，也能了如指掌。”

“奇怪？”曹适存蹙眉接道：“太上怎会想到要窃听我和杜大侠的谈话的？”

青衣女郎走近两步，悄声说道：“太上暗中注意你的行动，已有一个月以上的时间了，所以，方才，听说你进入杜大侠的房间，他就立即行动窥听。”

“谢谢你！”曹适存顺手塞给她手心中一粒明珠，谄笑道：“以后请多多照应。”

“走吧！”青衣女郎含笑接道：“太上的神色很不好，你在心理上要有个准备。”

曹适存轻轻叹了一声，跟在青衣女郎的背后，亦步亦趋着，显得有点可怜兮兮的。

当他们拐弯抹角地，到达一间密室门口时，青衣女郎才低声说道：“门主请稍候。”

接着，向室内扬声说道：“启禀太上，门主到。”

室内传出一个清朗语声道：“进来！”

“是！”曹适存恭应声中，房门自动开启，室内人物，已一目了然。

这是一间陈设非常考究，也很宽敞的寝室，在柔和的珠光照应之下，一个年约二十七八的白衫文士，端坐在一张虎皮交椅上，怀中还搂着一个半裸的美人儿——公冶十二娘。

如果这白衫文士就是天一门的太上门主，可实在有点令人难以相信。

因为，他不但那么英俊，也那么年轻，算得上是风流倜傥，一表人才，一点也不像是一个黑道中的大魔头。

但目前的事实，却不由你不相信。

别的姑且不谈，只要瞧瞧曹适存对他的那一份诚惶诚恐的劲

儿，就够了。

曹适存已行完了礼，垂手侍立一旁。

白衫文士显得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曹适存，你现在算是抖起来了。”

“不敢！这都是太上的栽培。”

“真亏你还记得这一点，门主，这些日子来，你给我的报告中，是否还隐瞒了一些什么呢？”

“没有啊！太上，举凡武林动态，敌我形势，我都向您报告过了。”

“不错，这些是已经报告过了，但杜少恒是你的亲兄弟的事，你却不曾报告过。”

“启禀太上，这是我骗骗杜少恒的，目的只想他交出那半份藏宝图……”

这是曹适存于来此途中，临时编出来的谎言，但白衫文士却截口冷笑道：“骗骗杜少恒是假，骗我才是真，门主，你说是吗！”

曹适存身躯一抖，说道：“太上，属下不敢。”

白衫文士接道：“俗语说得好，打架还是亲兄弟，我不反对你将杜少恒争取过来，只如果你想取得藏宝之后，再兄弟联手来对付我，那就打错算盘了！”

“太上……属下从来没这么想过。”

“即使你真的付诸行动，也办不到了，曹适存，我不妨老实告诉你，那份藏宝图，已成了一张废纸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曹适存张口结舌地，接不下话去。

“你不相信？”

曹适存道：“太上所说的话，我当然相信，只是……？”

“别吞吞吐吐，有话就说！”

“是！”曹适存咽下一口口水之后，才接着说：“属下斗胆请示，

那份宝藏，是否已到了太上手中？”

“如果那份藏宝，到了我的手中，就天下大定了。”白衫文士苦笑：“可惜的是……唉！”

“太上，那份藏宝，是什么人取走的呢？”

“蠢材！你何不多想想！”

“该死，莫非是欲望香车车主石瑶姑？”

“你总算开窍了。”

“那……太上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，哼！你等着，我一件事件事交待，你一宗宗遵命办理就是了。”白衫文士一顿话锋，又沉声喝道：“琴儿听令！”

那位被曹适存称为使者的青衣女郎，应声恭诺道：“琴儿恭候吩咐。”

“去将杜少恒大侠请过来。”

“遵命。”

“如果杜少恒胆敢不遵命前来，可当场格杀！”

“是！”

目送琴儿快步离去之后，白衫文士又向曹适存冷笑一声道：“曹适存，现在，我交付你第一个任务。”

曹适存心头在打着鼓，表面上却不得不恭应道：“属下恭聆！”

白衫文士忽然将偎在他怀中的公冶十二娘向前一推，沉声喝道：“宰了这臭娘子！”

这行动实在太意外了。不但使得公冶十二娘那张宜嗔宜喜的俏脸儿，一下子变成了一片煞白，曹适存更是给震惊得目瞪口呆。

刹时之间，使得这密室之中，变成一片寂静，寂静得落针可闻。

少顷之后，白衫文士又嗔目叱问道：“曹适存，你没听到？”

曹适存一个哆嗦，颤声说道：“太上……这……”

白衫文士截口冷笑道：“别问原因，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的太

上，就只管遵令行事。”

公冶十二娘真够沉着，此情此景之下，她居然忽地娇笑一声道：“太上，你有点不正常吧！”

“我正常得很。”

“那你为何忽然要杀我？”

“因为，你该死！”

“如果我真有该死的罪证，不须要别人下手，我会自行了断，说吧。”

“要证据，”白衫文士冷哼一声道：“那好办得很——剑儿！”

“剑儿在。”随着这娇稚的语声，又一个青衣女郎由隔壁房间中走出。

由外表看来，这个剑儿与方才的琴儿，不论面目，身材，年纪，以及穿着打扮，都是一模一样，只是目前这个剑儿的眉心中，多上一粒绿豆大小的朱砂痣而已。

白衫文士沉声接道：“将那个吃里扒外的贱婢给我推出来！”

“是！”

剑儿返身入内，接着，“推”出来的也算是一个出人意外的人物——俏丫头冬梅。

此刻的冬梅，一副楚楚可怜的神态，目注白衫文士道：“太上，婢子可不曾吃里扒外。”

“那你为何明知十二娘暗中包藏祸心，却不及早密告？”

冬梅道：“以前，婢子不知道有您这么一位太上呀！”

“你也不知道有一位门主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婢子以为，门主是知道的……”冬梅呐呐道。

“闭嘴！”白衫文士目光移注公冶十二娘，冷笑道：“十二娘，你还能狡辩吗！”

公冶十二娘冷笑道：“就凭包藏祸心这莫须有的罪名，要处死

我，我不服气！”

“你是要我说明具体事实？”

“唔……”

“好！你听着，你，是不是雪山老怪公冶煌的曾孙女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潜伏本门的目的，是在暗中培植自己的力量，进而控制本门，作为消灭白云山庄，以雪你那老怪曾祖父一再败于白云山庄的仇恨之用？”

“是的……”

“别人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业，你却想不劳而获，坐享其成，这还不构成死罪吗？”

这时，琴儿已将杜少恒带到门口，等了一会儿了。

由杜少恒那一副安详的神情判断，他似乎表现得很“合作”。

此刻，他正以旁观者的姿态，在冷眼打量着室内的一切情况。

直到白衫文士的话说完之后，琴儿才扬声说道：“启禀太上，杜大侠到。”

“带进来！”白衫文士目注曹适存，沉声喝道：“曹适存，你听好：你第二个任务，就是杀死杜少恒。”

曹适存朝着白衫文士跪了下去，哀求着道：“太上，请求您饶了他们吧！”

“怎么忽然这么慈悲起来了！”白衫文士冷笑着。

“太上，他们一个是我的兄弟，一个是……”他“是”了半天，却接不下去。

“别婆婆妈妈的，我不过是试探一下你的忠贞程度而已，事实上，这二位，我不但舍不得杀他们，而且还要加以重用哩！”

片刻之前，他还不令琴儿，可以格杀杜少恒，此刻却又说要加以重用，这位“太上”的为人，可实在有点那个。

曹适存一面抬起右臂，以衣袖拭去额头上的冷汗，一面长吁一声道：“多谢太上！”

“要你谢什么！”白衫文士冷然叱道：“还不给我站起来！”

“是！”曹适存连忙站了起来。

白衫文士注目问道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重用他们两个吗？”

“太上天纵英武，属下不敢妄加忖测。”

“真是饭桶！”

“是……太上。”

“你想想看，这些年来，十二娘曾经给本门引进过多少高手，如果不好好重用十二娘，这一股巨大的力量，又怎么会为我所用！”

“是的，太上顾虑得很周到。”

“至于我要重用杜少恒，倒不是为了他目前的这点道行，而是由于他所特具的影响力，明白了吗？”

“太上说的是他对欲望香车车主石瑶姑，所具有影响力？”

“不错，对于女人的心理，我自信非常了解，石瑶姑虽然一再表示她不关心杜少恒的生死，但事实上，她却是非常关心的。”

“是的。”曹适存谄笑道：“太上这一手可真绝，咱们只要掌握住杜少恒，就等于束缚着石瑶姑的一条手臂，教她进退两难。”

白衫文士脸色一沉道：“曹适存，现在，该说到你自己的事了！”

曹适存身躯一震，颤声说道：“是！属下恭聆。”

“你知道，像你这样的材料，我身边不止你一个？”

“是的……”

“你也知道，我有力量培植你出来，也有力量一举手之间杀掉你？”

“是的……”

“那么，我限定你一个月之内，将石瑶姑这股力量消灭掉，否则，这后果，你应该明白的！”

“是……”曹适存情不自禁地，打了一个哆嗦。

白衫文士挥挥手道：“站过一旁！”

接着，目注门外冷笑一声道：“朋友，热闹瞧够了吧！”

“是的，太上，你好威风啊！”回答他的，是一个娇滴滴的语音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姑奶奶文真真。”

“原来是你这丫头，还有一位是谁？”

“是我乳母。”

“好啊！二位既然有胆量进入这古墓之中，该也有胆量自动站出来吧？”

他的话没说完，但觉人影一闪，门口已并立着一老一少，两个劲装佩剑的人。

不错，老的是文真真的乳母于大娘，少的是锦衣玉貌的文真真姑娘。

此刻文真真，由于是穿着一身劲装，将她那秾纤适度的美妙胴体，衬托得凸凹分明，格外令人涉及遐思。

这二位一现身，所有目光都向她们投射过来。

但文真真与于大娘两人，却是目光炯炯地，只向白衫文士打量着。

白衫文士目注文真真，只见他精目中异彩连闪，连连点首道：“见面胜似闻名，果然是国色天香，有如谪仙降世。”

于大娘却在喃喃自语着：“是他，果然是他。”

白衫文士一怔道：“你在说谁？”

“你！”

“你是说我？”

“不错，将近二十年不见，你还是那个老样子。”

“你认识我？”